

郭嘉編輯

山西進步的方向——中外記者團訪并觀感

目

錄

編者小記

第一輯 閻伯川先生與山西

閻伯川先生與山西	朱沛人
閻錫山・山西・國家	成功
會晤閻錫山將軍	長風
閻錫山的哲學談話	長風
閻錫山的革命競賽	行白
訪問閻錫山將軍	端紹
白髮將軍一夕談	子易
會見閻錫山將軍	成功
走民衆路線的閻錫山	白金
一個人的看法與作法	白金

第二輯 「兵農合一」和「平民經濟」

兵農合一和平民經濟

閻錫山的兩大政策

和平的土地政策

山西的兵農合一

兵農合一——溫和的土地革命

山西的平民經濟

平民經濟

山西的平民經濟

太原的經濟堡壘

第三輯 從太原看山西

從太原看山西

太原的脈搏

從太原看山西全局

端紹

行白

王正

朱沛人

董若愚

戈衍棣

王正

朱沛人

董若愚

戈衍棣

戈衍棣

陳達人

初到太原

今日的孤島——太原

太原在蛻變

山西橫剖面

動員戡亂在山西

太原的文教

太原人的苦悶

民主政治的搖籃——并垣閭民座談會

第四輯 山西紀行

山西紀行

旅晉五日記

訪太原

中外記者訪太原

旅并觀感

旅并雜記

王正風 董若愚 世子義 王子易 王正 行白 尉遲華 秦晉 棘原 朱沛人 尉遲華 王正 董若愚

六日山西印象記

陳達人

第五輯 山西工業的新姿

山西工業的新姿

尉遲華

山西工業全貌

王正

山西的工業

朱沛人

山西的民營事業

子易

艱苦掙扎的山西工礦業

平明日報

第六輯 外報記者論山西

閻主任努力復興山西

Anthony Ulstein

前進中的太原

The Peiping Chronicle

艱苦奮鬥的山西

The Peiping Chronicle

艱苦奮鬥的山西（太原通訊之一）

Ray Richards

艱苦奮鬥的山西（太原通訊之二）

Ray Richards

艱苦奮鬥的山西（太原通訊之三）

Ray Richards

共產黨的武器是那裏來的

Ray Richards

編者小記

閻伯川先生是能够深刻地洞察中國局勢，能够正確的掌握中國歷史與中國革命發展的規律的偉大革命者。若干年來，他無時無地不在客觀的研究政治經濟的具體情況，體會民衆的情感和要求。所以，由辛亥到北伐，由抗戰建國到戡亂復興，每一個時期，無不及時的正確的在理論上和施策上，給予當時民衆以最明確的方向。

閻先生憂勤惕勵，艱苦奮鬥，一直領導着山西的進步運動，比如政府施策的推進，土地問題的研究，民主經濟的發展，軍隊素質之改善，民衆組織之發揚等等，這樣一系列的工作，即便是對於一個具有超然能力的人也要承當不起的，然而對於閻先生來說，這些事務的處理却是數十年如一日。他的生活本身，他的言行都成爲進行革命工作所需的指導。

閻先生的主張與理想是以「中」的哲學爲基礎，他的思維沒有一點偏見與迷信，他對於民主生活的基本原則一向是清楚的，他的一切決定都是以民衆福利爲依歸的，「兵農合一」與「平民經濟」的兩大施策，就是本此開始的，前者支持了艱苦的抗戰，後者促進了生活的平等，同時在繼續的研究，改革，進步下，都成爲今日給打擊者以打擊的武器，這就是山西如何生存發展和更堅強的緣由。

上年十二月二十日記者團去晉參觀，以純客觀的報導，反映了山西在戰亂復興期間所表現堅強奮發的精神，和集體進步克服困難努力的實況，分在中外各報揭載，這些意見和報導，足以回答「山西是一個謎」和對山西現實發出的一切撒謊！

這裏蒐集了幾十篇文字，都是這次記者團訪并的觀感，爲了介紹閻伯川先生這位偉大的革命者和他領導下的進步山西，我們鄭重的將它出版。

郭嘉記於北平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閻伯川先生與山西

王青芳木刻



閻伯川先生與山西

南京中央日報記者

朱沛人

記者團太原之行，勾留五天，對於山西的政治措施，作了一次概括的訪問，和閻錫山先生曾有兩次集體談話，和山西的幾位重要政治負責人也有很多的接觸，尤其和省府委員事實上代行省主席職權的梁敦厚（化之）先生常相聚晤，並獲得兩次長夜無拘束的談話機會，使我們對於山西的人和事有比較深刻的了解，比較完全的認識。記者又拜訪過當地黨務負責人，新聞界負責人，也和許多編輯記者先生自由的交換過意見，足以爲自官方得來的了解與認識的旁證。因此，記者敢信可以對山西的政治作一個基本的客觀的全貌的介紹。

山西的家長

整個中國政治，還沒有走上法治與民主的道路，山西自然不能例外，還是在以一個領袖爲中心的人治政治之下，因此要介紹山西政治，不能不着重介紹閻伯川先生本人。閻伯川先生是山西五台人，除了在日本留學的五六年以外，他幾乎沒有離開過山西。二十九歲辛亥革命在山西首義以後，便一直掌握山西的政權，中間雖有數年形式上離開，但實質上山西仍在他的統治下。三十六年來，山西屬於閻伯川，閻伯川屬於山西，山西和閻氏已經交凝血肉混合，不可分離的整體。閻氏愛護山西人民，如同愛護自己

的子弟一樣，他無時無刻不在爲山西的利害打算，如同一個勤儉持家的老人，爲自己的家庭打算一樣。這種心情，在西洋人或許不能了解，在中國人則是能了解的。自從北伐以後一度捲入全國性政治漩渦失敗後，便更堅定了他永遠爲山西服務的決心。抗戰期中山西最艱苦的時候，曾嚴詞斥責請他退出山西的部下。最近他更表示無論局勢如何惡劣，他決堅守山西。三十六年來，無論他在山西的職銜叫做什麼，他是山西的家長，却是沒有疑問的，最恰當的稱呼。

全副精力治事

閻先生個人的生活極爲刻苦而有規律，他每天黎明即起，深夜才就寢，下午作短短的午睡。終日批閱公文自擬文告，召見幹部，參加會議，接見賓客，幾乎沒有一點休息。他恐怕是中國要人最喜歡接見記者的一個人，而且是最願意和記者談話的人，一見面常常滔滔不絕，一談幾個鐘頭而無倦容，記者團在太原兩次晉見，第一次是副官催了三次才結束談話入席，第二次是記者們因另有約會過時已久起身告辭才結束，他似乎仍意有未盡。據說他和幹部們談話也是如此，很少自動下逐客令的。

閻先生終日從公，但無時不在吸收新知，融化新知，他有自己的整個一套哲學觀念，政治經濟見解，許多文告，辦法，條例，都手自親訂，不是他人代擬用他的名義，確實是他一字一句寫出來的。他寫的東西，用的山西土語極多，外省人簡直看不懂，記者們在山西往往被這些土語所迷惑，但山西老百姓看來，比讀我們寫的文字易懂的多。他手訂的公務員守則有句話說：「做甚務甚」，意思就是做什麼，專

心什麼。又說：「做不好甚羞甚」，「做壞甚殉甚」，這些句子對下層幹部的啓迪作用，或許比文縷縷的格言要有力一點。

沒有官僚作風

山西是記者所見最沒有官僚風氣的地方，自閻先生以下，無不平易近人，記者在太原幾天，和當地要人接觸，咸有此感，不僅是他們和作爲客人的記者們接近固然毫無官僚架子，和記者們一塊兒周旋的有廳長、委員、處長、科長等階級不同的人，他們相互之間也極爲隨便，並不因職務高下而顯出拘束。這原因可以說是由於閻先生是以家長方式領導的關係，他的一切幹部對他都不是隸屬關係，而是父子關係，彼此之間，也是兄弟之誼，甚於職務上的區別。和記者們一道去晉祠參觀的有省委梁化之教育廳長薄毓相、新聞處長、交際處長等，我們沒有發現當地的縣長鄉長對他們有「執禮甚恭，唯唯諾諾」的樣子。這種現象，無論造成的原因如何，其影響是好的，每個官吏能拋掉臭官僚作風，自然便容易和下級和民衆接近，容易了解政治上現實的需要，而不致有隔閡。

山西的一切措施，即使原則上是自上發動，實施時確很能尊重民衆的意見。兵農合一的實施，必定先經一番調查民意，說服民心的工夫，等到民衆對這個辦法了解了，贊成了，然後才開始實施，召開村民大會推出劃分份地的評議員，份地劃好後，村中實施兵農合一政治的幹部，也由民衆推選。平民經濟下的閻民座談會和閻民代表大會，也確實的相當能發揮民意，但一件事既經民意方式決定後，幹部貫徹

實施的力量都非常強，決不允許有陽奉陰違的現象。閻先生倡導「村參政、縣議政、省詢政」，山西全省的一切設施，至少是徵詢過人民的意見的，我們不能說山西做到了民主政治，至少可以說山西的政治是有若干民意反映的。閻先生認為今日中國要求進步存在，非走上飛機式進步現代化政治的路子不可。所謂現代化政治，就是以「組織責任心」為骨子，以「民主集中制」為形式，必須集中人力，充實物力。才能赶上現代化的新興國家，而建立富強、文明、公道，森嚴之幸福社會。山西目前的精神，確是遵循此一原則的。

閻氏及其幹部的最大優點，也可以說就是充分表現了「做甚務甚」的精神，他們對自己職責所在的事，無不專心致志的去研究、設計、執行，他們肯正視現實，肯找出問題，能想出辦法，能切實執行。山西目前最大的問題（自然也是國家最大的問題）是共匪叛亂，他們便集中精力來對付共匪，無論政治經濟上的任何措施，莫不以剿匪為歸依。「戡亂第一」在山西是切實做到了，即使不完全同意閻氏作風的人，也無條件的承認這一點。

穩紮穩打

山西目前的情況至為惡劣，省政府雖還能控制三十個縣市左右，但太原市及附近十幾個縣，陷在共匪的大包圍圈中，對外的交通完全靠空運維持，物資的缺乏，運輸困難，造成了空前的高物價，洋貨不必說，糧食的價格，也在平津的一倍左右，而且這種局勢何時能打開，毫無把握。閻伯川先生面對這種

嚴重的局勢，決定採取穩紮穩打的辦法，先從鞏固現有地區入手，而不亟亟求開展。要鞏固現有地區，軍事力量，自屬首要，但不能完全靠軍事，也可說，要發展軍事力量，必先有安定的後方，充裕的兵源，足用的軍糧，爲我所用的民力，否則軍事力量，無可寄託，也就不足恃了。他又認定：欲求社會安定，必先做到「均」、「兵農合」和「平民經濟」，可以說是由「均求安」的策略。同時，他又積極的在太原附近開溝渠，興水利，增加糧食的生產，輕重工業也力求發展，使民富裕，並減少對外來物資的依賴；另一方面。則厲行節約，限制消費，以節民力。這些辦法，無論如何，我們不能不承認是針對現實的切要之圖。當此局勢艱難，大家都覺得苦悶，覺得沒有做法，有的人而且逃避現實，虛偽掩飾的時候，有人在勇敢地有計劃地和惡劣的環境鬥爭，我們除了讚佩而外，實不忍再作苛論。退一步講，山西的若干辦法與現行法令果有不盡符合之處，如「兵農合一」與兵役法和土地法，便有若干距離，但記者要問：兵役法是否已在全國澈底實施了土？地法那些地方已經實行？我們豈能單單追究山西違背了法令？

記者在晉才五日，還不够做山西一切措施有力辯護者。但在這舉世昏昏懵懵的今日，對於一羣正視國家民族危機，集中精神智力，把握問題關鍵，拿出辦法，切實努力的人，願衷心致其應得的讚揚！

三十六年歲尾於北平

（載三十七年一月五日南京中央日報）

閻錫山·山西·國家

北平日報記者 成功

這次記者團訪問山西，我有機會在太原停留五天，對這門羅主義若干年，如今又爲共產黨給關起大門的部份山西難以得到一個深層的了解，不過我並沒有白去，我草率地得到了一串問題的部份解答，那就是閻錫山怎樣治理山西？山西危險不？山西會不會全完丟掉？山西與中央，以及共產黨之間存在着怎樣關係？

若干年來山西是在閻錫山的統制中，說到山西就得與閻錫山連繫起來，他出生在山西從政在山西，如果中國不經過一次激變，他也將要終老在山西，我們由若干事實可以證明他的這個願望，他現在正興致勃勃地爲山西而辛勞，雖然他已經六十五歲了，每天仍然保持着早晨六點半起床的習慣，日間除去中午一個小時的午睡以外辦公時間一定要延續到夜間十二點，就是一日兩餐的時間亦必定找他智囊中的一人陪他吃飯，和他談話，一點都不肯放鬆山西的事。他甚至對於行政院長副總統的高官厚祿都不感興趣。

一般人批評閻錫山是中國統一過程上的罪人，我們發現他是中國政治舞台上的希有傑才，他除去以「以不變應萬變」來應付政府，相反的一套法術是「以萬變應萬變」來應付共產黨，前者使他保有既得的權益若干年，後在使他以極脆弱的軍事力量支撐了四面楚歌的孤島局面，現在以及未來。

抗戰期間閻錫山與共產黨並處八年，勝利以後他又與共產黨廝殺兩年，共產黨給予山西的損害最深，山西對於共產黨的瞭解也最透澈，若干年來山西的制度，就在針對着共產黨作法在一日不停地「變」，由軍國主義，而政治放在民間實行村本政治，而土地公有，而民族革命同志會，而犧牲救國同盟會，而兵農合一，差不多多半部「變」的歷程是在對付共產黨，閻錫山認為兵農合一將是他剿共的惟一工具，以此可以解決兵源問題，同時亦可解決土地問題，他認為這部法寶，是可安定士氣，亦可消除社會上的不平。最近他又創出平民經濟的口號，那是針對中國目前經濟危機而產生的作品，他組織起平執會（平民經濟執行委員會）執行這種新施策的實行，目前太原物價高過全國，人人還能過着最起碼的生活，太原人民每月可以以市價五分之一之價錢領到一個月的食糧，以相當於其他都市十分之一的價錢住到房子，在太原這個社會裏同時存在着平民市場與自由市場的兩面，平執會由自由市場抽出驚人的重稅來補貼平民市場，以資產階級的財富補貼了平民階級的生活。

山西是一個省，不能單獨發行通貨；法幣貶值，會影響平民市場的價值，平執會創出了原法幣的單位（一個相當時效以內的法幣價值，現在一元原法幣相當於十萬零七千法幣，最近將抬高到二十萬）太原持了這種工具，平民生活與物價波動絕了緣。

整個山西就是一個計劃經濟的世界，他們以房屋分配制解決了房荒，以食糧配售制解決了糧荒，以職業分配解決了失業問題，若干婦女都已走向社會，那怕是一個工役的位置呢。

閻錫山於輕重工業上的表現較之社會經濟上的成就似乎還要大，山西的資源委員會——西北實業公